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五集

六

然脂百一編

東歸記事

王鳳嫻

庚子孟冬。將及入覲。是月二十一日。夫壻挈余從江東歸。晨起治裝。暫別宜春官舍。窗前花柳。俱自手栽。去情繫焉。口占一絕。留訂會盟。庭花手植已三春。別去依依獨愴神。明歲東風莫搖落。可留顏色待歸人。卽乘轎陸行。日晡至分宜縣。明日借舟水行。過昌山洪。其泉澄碧。屢有石碣。咸謂險道。過此四圍山繞。一望天連。山坳白雲。時出時沒。野花不識其名。香氣襲衣可愛。山鳥不知其韻。清音入耳娛人。前程若無去路。盤旋仍有通津。應接無涯。不能悉記。眞浮生勝遊也。三日抵臨江府。留三日。復行。不十里。舟師報水涸。舟巨難於前進。換舟過灘。狂風復作。幾覆幾定。申刻至樟樹鎮。登大舟。夫壻往謁監司。連留六日。已越十一月。初三日發舟。三十里泊楊子洲。明日過豐城縣。至市汊鎮。風狂浪湧。屢棲野村。初六上午始抵南昌府。發舟則風不息。而難行矣。夫壻恐違覲限。欲得便策。余陳携家換舟浙行。君則由陸北上。夫壻稱善。理棹整鞍。又停四日。初十各

行相對泣別。暮靄蒼茫。寒鴉驚止。子女輩悉嗚咽。俛首漫成一絕。以記愴情。停櫓江上。東西別。執手依依。各斷魂。極目馬蹏塵霧隔。篷窗淒冷怕黃昏。明日過地名趙家園。傍午至鄱陽湖。傳云我高祖與僞陳王決勝負於此。景色滿前。徒發興亡之感。復聞過雁數行。叫落沙浦。頓思亡弟。泣成短章。手足曄離群。征鴻忍復聞。臨風無限恨。揮淚洒江濱。行儻數里。日已銜山。是夕宿瑞洪鎮。次日百里至龍津驛。卽餘干縣。夜色清佳。月明如鏡。兒輩推篷欣玩。明徹百里之程。帶月蕩槳。抵安仁縣。又二日至貴溪縣。值長至。乃望日也。住舟與兒女坐談。思老父望余懸切。夫壻獨客長途。弟妹縈情。不能遣釋。因成俚句寄懷。越二日至弋陽縣。日將午。兒輩登岸遊覽。余獨坐無聊。凭檻吟唐人句云。飛鳥不知陵谷變。朝來暮去弋陽溪。爲之慨然。過縣廿里。泊金花村宿。曙色將動。微聞雨作。啓篷遙望。烟凝雲結。山麓棲住人家。樵夫漁父。披策往來。儼然畫圖。口占一絕。行五十里至鉛山縣。河口住舟。僮僕言此舟水淺不能前矣。余不謂然。明日買小舟裝行李。令夫役挽此舟強進。儻行五里。遇淺灘不能過。覓舟盤換。就野宿焉。其

舟僅容膝。伸立則髮繫於篷。伸臥則足限於板。梳洗甚難。止以巾束髮。盤屈於中。其苦非言可罄。幸余素性不爲勞逸所移。惟發長笑耳。是日乃二十日也。明日復如是用。唐人韻占一絕自遣。適稚子戲吹蘆笛。命長女聯句一絕。一笑。前二句余倡。後二句女和。夕陽影裏片帆輕。夾道梅花伴去程。惱得行人歸思切。酒旗懸處杜鵑鳴。晚過廣信府。十里而泊。明日至玉山縣。投客店暫息。而余忽病。徹夜不寐。書記一絕。客舍蕭條客病縈。無眠隱几夢還驚。多情惟有穿窗月。相送清光伴五更。住一日。雇輿馬陸行。晨起冰霜凝道。寒氣裂膚。病質勞瘁。漫成一絕。少展窮途之嘆。敝裘無奈朔風寒。馬足冰連欲進難。回首袁山天際外。望中故國路漫漫。近午至草萍驛。觀匾額孫忠烈王文成留作。不勝感歎。次忠烈韻一律。追傷貞妃婁氏。諫寧王不聽。後敗亡。妃投水死節。亦賦短章。忠言高節羨雙全。玉質沈江萬古傳。欲弔芳魂招不返。寒雲蒼樹鎖愁烟。行四十里至常山縣。不免路貧之景。戲和主人壁間韻一絕。渴有流泉飢有山。風吹落葉可遮寒。慚余非是烟霞侶。怎得瓢分百鍊丹。明日登舟。是夜泊城下。向晨發棹。水

淺灘連。日行二十里。西風狂作。余尙臥病。不能開篷。隙中霜繪楓林。益多佳致。直夢中過耳。行三日。始至衢州府。逾數里。泊雞鳴山。聞雞鳴有感。雞鳴山下雞鳴早。聽徹淒然百感新。舉世盡能誇俠概。中流擊棹是何人。復行三日。歷龍游。蘭溪。嚴州三處。乃十二月朔也。去五十里。至子陵灘。追念昔賢古跡。雖不登覽。訪知尙有後裔。讀書堂中。隨占一絕。釣台寂寂枕寒波。烟水依然客再過。千古山靈封世澤。漢家宮闕黍離多。日晡至桐廬縣。明日過富陽縣。泛錢塘江。雲山橫翠。雪浪漾金。烟水連天。真大觀也。望怒濤而思子胥。不勝憤恨。作詩投江。弔之。忠骨沈江萬世哀。怒濤猶似報仇回。屬鏤未洗英雄血。回首姑蘇臺已灰。明日至武林。投舊主人馬姓者。款余園樓。其居四圍山遠。松竹掩映。好鳥弄晴。新梅舒玉。縱目逞懷。留戀忘歸。率意漫賦二絕。四圍山色護郊居。松竹連陰映簡書。夕照景中霜月裏。令人忘憶故鄉魚。其二。遊子重來暫解輪。江舒梅玉繪先春。無端歲暮歸心切。囊乏黃金謝主人。明日陸行。從正陽門至武林門。四十里下舟。薄暮解纜過關而泊。俟曙卽行。抵暮野宿。次早帶霜發棹。歷崇德縣。陡門。

鎮。桐鄉縣。皂林鎮。至石門繫舟。明晨二十里至嘉興府。過三塔寺。五龍橋。登烟
雨樓。憑欄眺望。娛目怡情。朗吟記勝。危樓百尺倚重霄。縹渺江天四望遙。樹色
湖光當檻落。殢人不惜解金貂。是夜泛舟鴛鴦湖。波平月白。倒浸浮圖。雁叫寒
汀。舟橫古渡。舊遊在目。風景依然。百里家山。浹日可到。喜賦一律。昔年倚棹清
秋夜。今日重來歲已殘。三塔寺扁霜月冷。五龍橋枕玉波寒。騷人策馬尋梅里。
漁父移舟傍釣灘。賦就歸與愁頓解。鄉音聲裏似家山。明午至楓涇。遠望來舟。
見蒼顏白髮翁。旁列一少年。注視乃老父大弟也。把袂欣慰。悲喜交集。是夜傍
舟泖橋。明發近城廿里。叔壻親舊。連棹接至。各慰別情。下午至西關。乘轎返舍。
敝廬如故。三徑不殊。姑舅歡迎。各覩顏色。拭淚敘闊。欣欣相對。至晚桃燈與弟
輩擁爐談酌。喜賦五言十六句。隨地記事。愧不成文。特以烟水雲山。所歷州郡。
或遇窮途艱苦。懷古興亡。或遇日暖風和。波澄月皎。怡情翫眺。得失異同。俱不
忍忘去。書此備後日展觀。宛然勝游在目。且可當重來程記也。

東歸記終

然脂百一編

燈花占

廬江王夫人

原花

燈花之結。多以葦燼繁。而火力攝膏油以升。膏寢滿。莖飽而火力蓄。易蒸鬱成花。如濕潯生芝菌之類。此則其常不足占。

原占

古占乾鵲噪而行人至。蟪子墜而得酒食。燈花結而喜事生。故少陵詩燈花何太喜。然近備晴雨。憂悔占始悉。

又

著扞以草而卜。兆於火。故燈花之占。近取自然。往往奇驗。

又

靜夜殘宵。貧娥老嫠。蕩子不歸。刀尺自苦。對茲寒穢。無藉金錢。

又

擬花者多以寸心不灰。火蓮自吐。思心再結。泊空華浮榮。爲說者境趣各別。託喻正不在占驗外也。

占候

畫堂歌院。履舄交錯。羽觴縱橫之夜。皆不足占。唯驗于雨窗寒夜。清孤岑寂。

又

花最宜霜氣在枕。殘月爭明。泊落葉飛螢。停梭倦繡之際。

又

方爇而乳菽起。見跋而跗彌榮。車蓋藹藹。偏屬短簪。昏檠花豔。盈盈不厭。空林破壁。故爲異當占。

宜忌

敷榮欲整。吐豔欲華。不欲晦。孕蕾欲密。抽葩欲條。不欲單。必使根莖儼然。光色陰映。當有殊喜。

又

一云形圓。欲其如纍珠。而惡錯落。方欲其如圭璧。而惡廉隅。或連輝如太乙箕尾。散綺如雲霞。忌有機槍之勢。披靡之形。

又

青若柔荑。紅如始日。黯如點漆。明似渥丹。按事而占。知各不爽。

又

隙風催燼。飛蛾蔽明。卽有萎落。亦不爲怪。

古占

燈花分作兩炷。主有大恩爵。印綬遷官。吉慶富人。卽有大官委令。及貴人引接事。

燈花連珠下垂。主遠行。

燈于中心結花如紅豆。四邊無花。主有酒食。孕則生貴子。

燈花向上圓大。主有客來。

燈無故自滅。主喪服。

纔炙燈。燈內連連爆出火星者。主口舌。
燈焰短而昏。又短而無光者。則主憂煩。

若旱多時。忽燈焰紅花短小。而頻頻點滴者。則三日有雨。

若天陰雨日久。忽燈結花光彩明瑩者。主來日晴。

若燈黑烟上起。紅焰下垂昏者。主來日雨。

燈若無烟。且紅焰左右擺拽不定。主來日有風。

燈若有紅焰光而不動搖者。則必晴明。

燈若有烟微微。光色不搖者。則主天晴而有風。

燈若有花。忽挑去吹滅者。卽有恥辱之事。

燈有明而焰響者。主有遠信來。

寶應徐夫人朱氏。性聰警。一日夜績。忽燈穗熒然下垂。取紙占之。曰。申旦有人持物來。體則圓。中洞然。下空。承以物上。可控。此何祥也。比明則有惠竹火籠者。奇驗如此。

燈花占終

然脂百一編

追述黔塗略

邢慈靜

黔之役。周戚曜識百爾輟其轄。先大夫笑謂遼不必苑於黔也。當塗者或以宜遼必宜黔耳。余而輟行。將余爲遼事乎。妄意未敘於遼者。或敘於黔。此先大夫意中事。默不以發也。竟成行。載途之苦。雖從先大夫後。卽覺步步鬼方。未必生還。謂氏積疴在身。積瘁在心。不用爲先大夫疑也。抵任。則敗石支床。縐木爲案。茶鐺毀耳。藥灶折梁。匕箸長短參差狀。先大夫微哂相對曰。節鉞遐方。供帳器具。不減王者。居人言不盡然矣。若用爲調。實用爲嘯云。會苗議違心。不視事者幾月。月中支費。悉屬氏簪珥及篋中寶爲往費餘者。乃四月一日。所天見背矣。氏思萬里殊荒。携一弱小兒。安得妥襯還也。一慟倒地。不知身之在遠。卽微息脉脉喉間。嫗婢不能嚙吸探也。王嫗從傍泣曰。浹日不獲聽微息。而冀生致是惑矣。卽不克備下里一切。何至一簪不得着身。倉皇間貫顚以釵。強作寸入。數日甦以詰嫗。嫗曰。向虞着之不堅耳。何知今日。相持而泣。竟月水漿不入口。听

夕督僕上食哭臨。涕竭血繼者屢矣。輕塵之身。不惜一死。卽弱小兒亦付無可奈何。獨此亡大夫之櫬。不手厝家寢。死且不瞑。何婦人爲。乃厭厭扶櫬還。沿途有死無生之狀。百口不能摹。危山險水。魄震魂搖者。千口不能摹。封豕長蛇之怒。豺號虎嘯之威。俾母子瞬不及顧者。萬口不能摹。痛定思痛。姑條分其概。俾後世子孫知余之苦。遠謝一死萬萬耳。如曰敢以布之大人長者。則妄矣。

越月之三日。祝柩行。甫及一舍。爲大官舖。氏頭岑岑。味迷中都不省。四履玄黃。間少就可。卽扣地畫天。血漬襟袖重疊見。而神理消亡。非天翼之行。萬里窮南。幾以雙骼歸矣。母子相弔。不能遏輿人之請。遂移柩而前。

行矣。摧割填胸。加之烟光蒙冒。覺日規爲氏小也。又幾舍而至龍里。里人相戒以重蔽。驚問其故。曰。無他虞。豺狼虓虎。入城排戶耳。我不獲稔藉寢矣。敢不告我上官氏於此時。昏絕不知人事。闔眷臧獲。視柩復視氏。四體委豺虎者。兩浹旬焉。曰。此其地何如。而得委蛇行。乃離龍里。

力羸支憊。匍匐望新添。如望閭焉。孰意其險在新添者。不啻其在龍里也。兼程

跋涉。過平越北去五里。江云麻哈。是江也。危石突立。夾岸插天。一線路分。闊餘尺。人卽攀葛下乎。如先大夫之柩何。迢迢長繫。左右護柩人如珠貫焉。始及岸。岸下森茫。翻雲排浪。篙櫓不獲施。兩岸卓標。竹纜橫結。賴舟人手掖顛承之。乃得渡。氏及弱小兒身隨柩側。魂越柩之上也。至今言之股戰。

隆興清平。壤相錯也。苗夷冒沒。輕僂禦人。白日戈矛向。則咋指縮步。少弛戒。則羣吹鳥集。若禽獸焉。氏雖拘株笏輿中。弱小兒手提在抱。孫色飛神越。唯憑棺永號。曰天乎。幸假片晷清塵。俾獲厝所。無駭我老母如綫之息焉。若崩厥角稽首矣。

心目張望。手口拮据。候人告我以奇徑。曰。衛屬偏橋也。前過華嚴飛雲等洞。後經辰龍油札等關。崎嶇礧礧。皆人不得駢肩。騎不獲縱步。危險極矣。北瞻則雲樹茫渺。南眺則蛇虎如追。微微先大夫之靈。四大區區。奄忽江魚腹。瞬息溝中瘠也。朝餐夕飡。不及知。何暇問一劍之孤裝。

再逾程遙拱大聚。則鎮遠府也。至此氏更蒙昧。不別家人子。氣息若在。有無間。

絕而復續者二十宵。從徒憊憑登舟。舟僅一葉。非大艚艫。可受簞榻臥具者。比風之日。之雨之露之。晝焉暴炙。夜焉匱薄。益以水氣炎蒸。老弱僕向但病。遞起伏。至是一概委頓。莫能興。陰曹地獄之設。未知有無事。此或足敵焉矣。

舟中繇憊。夢覺中。似是神來告人曰。前渡清浪矣。紅苗梗路。蹈水不啻康莊。潛淵如步平衢。却人而鈔其貨。奄息飄風去也。勿競渡。氏於此時汗浹背。踵眼際。若開詢其地。果曰清浪。遂各戒嚴。彌日待舟。結百餘。乃敢前。

驚悼自語。心神尙未帖帖。舟人譁鬧。若曰掉灘。掉灘云。氏垂死中。強起問故。人百其口。謂江中諸峰。蠹蠹杪忽錯。則瓦解者舟。蠶粉者人矣。大繩維繫。併力而援。無不口湧諸天也。如此凡七過。而雞鳴關其最險焉。

閱平溪纜舟。漏下二十刻。岸上人馬嘶語相喧。探馬方岳船甚急。中外僕屬驚報。來人可訝也。先曰方岳船。漸近漸急。而曰老爺船。得無我家幹乎。審聽果王士元李繼東也。應曰在此。彼卽號聲動天。跳舟上。抱樞慟倒。氏但張目歔歔。氣息幾斷耳。

掛號沅州貴州。兩院舊與道尊隙。道尊卽欲削其符。數吏承多方作憐乞狀。彼欲修隙也。遂喝吏承而去。三之一焉。供具員承旨。卽以惡草具。氏捫淚自嗟。謂愚婦人素不躡六戶闕。每憶先長兄曰。世態涼薄。不可問。安知人情至於此。辰州信宿。劉道尊篤鄉井情。旦晚哭臨。手捉弱小兒臂曰。孤帆冒洞庭之險。使我心搖搖如縣旌矣。慎旃哉。相顧失聲。遂遣舍人護之行。我子我孫。永世無忘此二天也。

次至武陵。緣素不習風濤。主僕皆抱疴。且霪霖無休時。暫栖驛署。但見蝶懸蛛網。螢入燕巢。蚶蛤爭鳴。如尋人噬螫。四體幾無頓處。而涓溺危巖之怖。其緩者也。

三日抵湖口。蝦菜饗殮。僕業辦牲醴。向風伯祈湖口。二日乃夜發。三十里大風作惡。排浪繫天。中維忽折。呼天籲地。人睨敗板。偷生矣。氏分此際。唯有附櫓沈溺。不惜肉厭魚腹。安得若骸啓棺殯耶。中湖望斷。金山停櫂。夕而波恬。始放帆得三百渡。舟人告以君山在近。奈蒼素不別何。不得已下湖中。使呵護不屬鬼。

神賊舟突至。必不能徒手應。逆風復作。篙櫓不獲施矣。亭午乃及岳州。圍岸繫舟。丙夜暴風斷纜。漂泊江中。回聽波擊。勢比崩陵。左右羅舟。覆潰者不勝計。天幸達旦。始得及岸焉。此說得之家幹追述。氏恨不當此時葬魚腹。尙寐無覺也。彩溪夜臥。缸數甫動。卽覺客舟蛙噪震疊通江。氏在倉中。不啻化人無訛。婢子擁氏避。皇卒中尙能吁唏答曰。錯趾卽江焉。用避。隨問何避。始知抄倉。徒肆崇凌人耳。又守風三日。夜轉牌掛號百滯。不可以口舌計矣。

黃州渡江。遙指萬仞砥柱江中者。小姑山也。土人駭其險。衆僕譴譁。縮足如循掉臂勿動。忘身之在船矣。跼蹐三十里爲馬當。稍稍解嚴。不意尖羅拉隱隱錯江底。一麗則餘艚瓦解。小者僅似翻盆。氏於此始知人世無踰此險。差可方今日人心耳。何得不兢兢戰惕。

安慶就途。吏胥之狡。徼卒之悍。干詭萬詐。巧肆梗塞。言陸便矣。不滿符數。言水便矣。不給舟夫。蒼頭穉子。往來公府。蛙噪雖煩。又被棍徒曲撓不得申。氏時稿木孤輿中。水灘蔚島。一樞相倚。身側唯一鬢一嫗相對哀號。風吟草嘯。割肝摧